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唐秦王詞話 第九回 飛鼠耗糧同天譴 美人困使亦人謀

詞：玉貌遺青塚，丹楓出御溝。舞同垂柳弱，情向錦箏留。

玉貌遺青塚，乃漢元帝時王昭君和番的故事；淚灑粉珠傾，眉蹙春山重。想劉王甚日相逢，鸞鳳分飛天也恨，眾妃嬪扶上銀鬃。飲不盡陽關酒一鍾，鬧嚷嚷番官簇擁，意遲遲絲鞭懶動，那娘娘哭啼啼難捨帝王宮。

獨抱琵琶淚灑襟，單于難比漢恩深。他年塚上青青草，絕似虞姬一片心！

丹楓出御溝，乃唐僖宗時，韓翠瓊題紅葉的故事；香燼王爐煙，簾響金鈎控。正遇著清秋畫永，拈筆聊將懷抱寫，步金蓮直至溝東。葉葉誰知雌與雄，寄新詩仗你成功。暗叮嚀風飄水送，趁清波流出帝王宮。

紅葉無情句有情，御溝流出寄知音。

九關虎豹真虛設，漏泄春光一片心。

舞同垂柳弱，乃漢成帝時，趙飛燕舞翠盤的故事；環佩響叮咚，雲髻垂金鳳。翠盤中弱態嬌容，一捻纖腰離鳳舞，似海棠搖蕩東風。十指尖尖露玉蔥，體踣躑汗透酥胸。正遇著君恩恃寵，襯仙旨喧滿帝王宮。

自是宮中第一人，釵橫碧玉鳳垂金。

翠盤舞罷多嬌處，贏得君王寵愛深。

情向錦箏留，乃唐明皇時，薛瓊瓊彈箏的故事；一個是傾國女中魁，一個是蓋世文章種，恰相逢茶糜架東。意洽情同鸞鳳侶，似襄王乍會巫峰。笑吟吟並入花叢，喜孜孜魚水相同。月朦朧晚天雲重，棄銀箏私走帝王宮。柳眉星眼貌娉婷，一曲誰聞月下音。

惟有知音偏入耳，等閒勾引惜花心。

贊罷風流歸本傳，再表金墉李魏君！

話說賈閏甫、柳周臣，登山渡水，夜住曉行，回至金墉朝拜魏王，把護送糧事，一一稟復。魏王聽奏已畢，散了文武。朝催暮遣，暑往寒來，一日，魏王駕設早朝，有洛口倉大使賈義，當駕啟奏：「近日洛口倉忽生怪異，臣特奏聞！」魏王說：「有什麼怪異，快奏來！」

賈義金階呼萬歲！我王在上聽臣論：

「近來洛口三倉內，災異非常駭殺人。

繞倉遍地如貓大，飛鼠成群世罕聞。

饑時廩內餐糧米，飽向河中戲水濱。

蔚上歌時如砌瓦，半空飛聚似屯雲。

百般作踐倉中米，臣特趨朝奏聖君！」

魏王問：「怎麼樣的飛鼠？」賈義說：「就是尋常的耗鼠，改樣大得緊，生翅會飛。倉內吃飽了糧米，都飛到河內遊戲，帶水復飛來，把米渾身都沾了去，作踐在河中！」魏王問：「約有多少？」賈義說：「飛在半空，遮天蔽日；歇在殿上，不見片瓦；落在倉內，不見地皮！」魏王見說，大驚：「怎麼有許多？」問眾官：「洛口倉怪鼠耗糧，怎生驅處？」班部閃過程咬金奏說：「主公！須降黃榜，張掛各地方，官吏軍民之家，但有逼鼠之獸，不許留藏，盡數納官，交倉降鼠！」魏王准奏，寫下黃榜，就著程咬金領榜出朝，分各地方張掛，曉諭軍民人等。數日之間，納下數千個大貓，俱送入洛口倉。初時間也咬死了些，一壁廂咬死，一壁廂復活，不過一晝夜，貓不吃鼠，鼠不怕貓，貓也吃米，鼠也吃米。吃飽之時，貓就枕著鼠，鼠就枕著貓，成群逐隊，都睡在倉內。程咬金見了，唬得閉口無言，心下自想：「若回朝見魏王，怎麼好說貓鼠同眠？只說鼠多貓少，降伏不住！」次日，魏王設朝，程咬金出班奏說：「昨日將眾貓下倉，鼠多貓少，降伏不住，伏乞聖裁！」魏王見奏添煩惱，取問朝前武共文：「誰下三倉降怪鼠？怎生驅遣這妖魂？」

金鑾旨意才傳罷，班部叢中閃一人。

忠孝伯當呼「萬歲」，賢能宰輔奏明君：「臣今止用親軍校，去下三倉打鼠群！」

王伯當奏說：「臣想別無計策，止用半千軍士，各執木斨一條，到倉逢鼠便打！」魏王說：「任卿處置，寡人只要寧息！」伯當出了朝門，帶領軍士，俱下洛口倉去。

不須使計施謀略，何用披袍掛甲軍。

帶領半千驍勇士，來到三倉洛口門。

個個手將檀棍舉，人人盡把木斨擎。

飛鼠成群軍亂打，逢斨遇棍命難存。

侵晨打至黃昏後，怪鼠紛紛死在塵。

火滅煙消無一個，天明加倍滿倉門。

伯當唬得癡呆了，半晌無言自付論：「飛鼠耗糧貓吃米，分明天敗魏家君！」

王伯當說：「枉費心無乾！」轉身回朝，啟奏魏王：「臣昨夜下洛口倉，把飛鼠盡皆打死，今早死的一個也不見，活的比夜來愈覺增添！天降災殃，無計區處！」魏王傳旨：「擺駕！寡人親到洛口倉看飛鼠去！」

王抬鳳體離金殿，金身下了九龍墩。

駕前籠過逍遙馬，玉鞞金鞍馱聖人。

翊國文臣提玉勒，安邦武將跨龍鱗。

金瓜鉞斧成行擺，令字黃旗列幾層。

無限擒龍搏虎士，幾多插箭挽弓人。

皇鑾駕過多時節，來至三倉洛口門。

有倉官賈義見魏王駕來，出倉遠遠迎接。接進洛口倉，當堂坐下。朝拜已畢，魏王說：「把飛鼠趕起來看！」眾軍四下裡一趕，颼颼地亂飛起來，真個遮天蔽日！內有一個黃色的飛鼠，分外大得古怪。大鼠若叫，小鼠也叫；大鼠若飛，小鼠齊飛。魏王傳旨：「著眾將官射那個大飛鼠！」叔寶急忙拈弓取箭，較清一箭射去，只見群鼠望空一齊飛去，霎時間都不見了。半空內掉下箭來，箭扣內有柬帖兒，當駕取起來，呈與魏王觀看。上寫著：箭是雕翎箭，鼠是鼠中王。魏王駕到此，火燒洛口倉！

魏王看罷，心中不喜，吩咐啟駕回朝。正起駕間，見一個蜘蛛，如茶甌大，當倉門口捋絲。打在東邊，東邊捋絲；打在西邊，西邊捋絲結網。魏王大怒，吩咐帶刀指揮：「砍了罷！」一刀砍做兩半。卻也蹊蹺古怪，蜘蛛做為兩半不死，倒在兩邊結起網來。魏王說：「取火來燒死罷！」正把火來點炸，蜘蛛不曾燒，一陣旋風，把火吹入倉內，四下裡騰騰炸將來。

滾滾黑煙從地湧，騰騰烈焰望空馳。

千團火塊從風捲，萬道金蛇掣電飛。

好似赤壁周郎施妙計，田單即墨試神機。

驪山笑把諸侯戲，木柵謀將晉帝危。

倉廩米穀俱焚盡，從此金墉起禍基！

魏王看見燒了洛口三倉，不勝煩惱。自古道：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！正待起駕，有管庫官來報：「火燒燬了金銀庫！」魏王聽說大驚，問：「那火從何而起？庫內金銀還有麼？」庫官說：「是飛來的天火！一邊燒炸，庫內金銀如水相似，四下裡都入地去了；一壁廂掘地尋取，蹤跡全無！」那魏王聽罷：悶悶江淹失筆，愁如宋玉悲秋。昭關伍相滿懷憂，蘇武居延獨守。屋漏更遭連夜雨，船遲又遇石尤風！

魏王如癡似醉，短歎長吁，心下自想：「如今金銀寶庫、洛口三倉，盡皆燒燬，果應徐茂功之言！我只說陳久糧米，指望借去，換些新米上倉，誰想惹下這等災禍！」一路煩惱，回朝就差梁建方：「快到河南東鄭王處討糧，不可遲延，火速催趕回朝！」梁建方領旨出朝，一騎馬出了金墉城。

草壓長堤樹壓亭，雲邊翠水邊城。

數聲野鳥如留客，幾簇岩花似有情。

不分曉夜，催趕程途。不只一日，來到河南城，直到朝前下馬。東鄭王正設朝，黃門官奏說：「有天牌官等旨！」東鄭王叫宣入金鑾寶殿。王問：「哪一邦朝使？」梁建方說：「臣是金墉城魏王差來的！」東鄭王問：「有何事故到此？」梁建方說：「主人多拜上！只因本邦急缺軍糧，特差臣來取討向借之糧十萬石！」鄭王說：「朕不曾借什麼糧，因何平白生情，著你來討？這個分明要動干戈，尋征伐之意！你那李魏王，眼空四海，豈肯輕意借糧與我？你去回復魏王，不要架空尋釁，善保國家，不然寡人惟有強兵猛將，決一勝負而已！」梁建方說：「大王朝政繁冗，想自忘了！自古說，『有借有還！』當日大王差來使臣王元，借糧十萬石，為防唐之用，兩邦各相救助，我魏王又另送糧米二萬石，差官護送，到駕前交納。因甲日開倉，致生飛鼠，火燒洛口三倉，急缺兵糧，特差臣來叩關取討，為何推說沒有？望乞三思，以全唇齒之情！」鄭王大惱，喝令錦衣女士：「把這賊重責四十棍，趕出城去！」梁建方被打，忙趕出朝，離了河南，徑往金墉城，見魏王不題。

且說桓法嗣奏啟東鄭王：「梁建方這回去，定然要動戰徵，我這裡須預先防備。可差周武、艾先二將，扮作客商，到金墉城探聽軍情虛實。但有緊急事務，火速傳報。每十里著健卒屯候，遞報消息。又於附近總路口，造一座瞭高樓，留一隊軍在上看哨。倘有別邦人馬來到，我這裡好調兵策應。一壁廂操練人馬，整飭兵器，添兵把守關隘！」鄭王准奏，傳旨就令桓法嗣調遣。桓法嗣辭朝歸到府中，分撥將士等，各出河南城分頭去了不題。

且說梁建方回金墉城，東華朝前下馬。值門官啟奏：「梁建方等旨！」

「宣到駕前！」梁建方把王世充賴糧責打情由，逐一奏聞。魏王見說，心生火燄，怒髮衝冠，摩拳拍案，頓劍搖環。即時傳旨：「眾將官！作速整點四十萬人馬，寡人親自徵討河南！」閃出單雄信當駕啟奏：「主公！暫息雷霆之怒！理合與師問罪，但未知真假。待臣去看個虛實，如果設謀抗拒，那時節征伐有名！」魏王准奏，吩咐：「速去速來！」雄信辭王出朝，上馬趨離金墉。只見煙迷遠岫，孤村夕照鄉關；數聲啼鳥，風景自然淒楚。在路非止一日，來到河南地界。且說河南探聽軍情的，遞相傳報，報入朝中。桓法嗣說：「主公！來的必是一員虎將，不可慢他，須要隨機應變，如此如此。」東鄭王說：「朕知道了！」

再說單雄信進了河南城，直至朝前下馬，早有門上宮報入朝內。雄信不等宣召，徑到殿前，口稱：「東鄭王拜揖！」東鄭王舉目觀看，好一員虎將！威風凜凜欺彭越，氣宇昂昂賽卞莊！連忙答禮說：「將軍遠臨，有失迎迓！」單雄信說：「我主當日借糧十萬，因鄰邦相助，又送二萬石，差官護送交納。本邦目下乏糧，遣使來取，原何推調？反將來使責打，是何道理？吾主全未深信，特令未將，來問取明白回話！」東鄭王說：「將軍！糧有了，止因車輛不齊，隨即做兩次送來。前番來的使臣，定要一遭交還，在眾文武面前，把寡人百般侮辱，委實惱了，打他幾棍。都似將軍這等來，有何話說？」單雄信道：「只恐沒有糧還，便做二次送來，我主也不惱！」東鄭王吩咐侍臣：「送將軍光祿寺待宴！」雄信說：「不必賜宴罷，快打點車輛裝糧！」一面邀雄信光祿寺筵宴。

鄭王問桓法嗣：「朕觀金墉來的將官，果然英雄壓眾。欲圖吞併天下，必須收攬豪傑。昔燕昭王求四方豪俊，得一樂毅，下齊七十餘城。今睹來官，我實欽仰。怎麼能夠留得他住？」桓法嗣說：「主公要留他也容易，臣定一條胭脂計。如今待他來辭，要糧起程之時，我主再留他館驛中住一晚。到明日請他御宴，可著文武俱陪，把他灌得大醉。預先收拾一所宮院，外面準備刀斧手，錦衣武士，卻把單雄信乘醉扶入宮中，將美貌宮女，妝做公主，招他成親。如不從，即便拿倒，問擅闖皇宮，罪該取斬！」東鄭王說：「此計甚妙！既然如此，朕有個千花公主，就招他為駙馬，何如？」桓法嗣說：「主公若肯，錦上添花，玉中取寶，十分之妙！」君臣定下計策。

卻說單雄信赴宴已畢，來辭鄭王趨糧。鄭王說：「屈留將軍一晚，明日寡人自請小宴，就送糧與將軍回朝。」單雄信說：「我主若見回遲，定然興兵，反傷兩家和氣！」東鄭王說：「留將軍一晚，再不敢久滯！」雄信自想：「梁建方來取糧，被辱回朝；我來取糧，這等慇懃款待！就住一晚也罷！」雄信辭謝鄭王，徑到金亭館驛安歇。且說鄭王退朝，回到後宮，娘娘接進坐下。鄭王把公主招雄信的話，說了一遍，娘娘大喜。商議已定，即忙吩咐官官，收拾宮樓齊整，明日要招駙馬。官官領了旨意，準備不題。且說次日，東鄭王早朝，鐘鳴鼓響齊文武，日繞雲移拜冕旒。百官朝賀已畢，傳旨：「準備禦宴！」一面差官往館驛請單將軍赴宴，眾官侍陪。

教坊進樂，鼓瑟撫箏。尚食供肴，烹龍炮鳳。金盞泛葡萄激豔，玉甌浮雀舌馨香。屏開孔雀，琉璃雲母色交輝；褥繡芙蓉，蜀錦紋綃光燦爛。寶鼎內沉檀馥鬱，膽瓶中花蕊鮮妍。翠帶底垂龍鳳幔，金鈎高掛水晶簾。

傳杯進爵，舞蹈歌謳，筵宴了一日。百官逐位都來勸酒，雄信吃得酩酊大醉，果然醉生夢死，不知天高地下，好似：畢吏部酣眠鄰甕，李謫仙醉戲江心。一壁廂散了文武，著官官把雄信扶到分宮樓，牙床放下。一覺睡著，鼾吼如雷，直到三更時候，方才甦醒。開眼一看：明朗朗花燈照耀，亮紛紛銀燭交輝！

畫梁舞鳳，彩棟飛龍。重重朱戶嵌金釘，密密雕簷鋪碧瓦。椒房蘭院，霏霏香霧侵人；繡閣層樓，靄靄祥光罩戶。金描鳳桌，擺列〔著〕瑞玉明珠；牙制龍床，妝嵌著紋犀玳瑁。紗窗外綠蕙間紅花，御榻前紫綃垂錦帶。恍然身世臨蓬島，疑是雲駟入洞天！單雄信起身一瞧：「呀！這是皇宮禁院之中！我自館驛內安歇，怎麼到這個所在？」偷眼一瞧，宮門外，密匝數層圍子手，長刀利斧。唬得雄信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正慌張間：數對花燈籠玉燭，兩行宮女品箏■。

當中簇擁天仙子，卻是金枝玉葉人。

閉月羞花哪可比？沉魚落雁果超群！

步搖環佩鳴瓊玉，鈎掛香球噴麝沉。

恍疑水月觀音現，彷彿嫦娥降世塵。

單雄信暗想：「這個是娘娘回宮了！教人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！」正煩惱間，只見眾妃嬪擁入宮中，看著單雄信，吆喝一聲：「什麼人？擅撞皇宮！」那雄信慌忙跪下：「臣是金墉魏王駕前，驍虎將軍雄信！因奉王命，差來取糧。蒙主公賜宴，一時酒醉，不知誤進禁宮，望娘娘赦宥臣罪！」宮官附耳低言，說與雄信：「來的不是娘娘，是千花公主，要招將軍為駙馬。若肯順從，與公主同享富貴；如違王命，即便擒拿，問擅入皇宮之罪，就行處斬！將軍意下如何？」那雄信心中自想：「事已至此，也沒奈何了。」滿口應承說：「願從王命！」那宮官一面奏復鄭王，鄭王大喜，宣雄信香湯沐浴，更換朝衣官帶，同公主上殿拈香，參拜天地，次拜鄭王與皇后。正是：洞房花燭夜，鳳帳結姻時！

